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宛然如真》

谈音乐难，因其抽象。谈中国音乐难，因其抽象且居于弱势。“见器犹见人”，乐器所奏何止音乐，也是生命——在古琴，是高士；在琵琶，是侠客；在竹笛，是书生；在筝，是儿女；在胡琴，是平民百姓。林谷芳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五种重要乐器与国人特殊生命情性相关联起来，在文化与历史气象的相形相契之中抓住中国乐器最关键最性情的特质。乐器与生命属性的此种连接，也就不只反映了中国器乐独特的历史发展，更根柢地映照了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

作者：林谷芳
时间：2016年3月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明清社会和礼仪》

传统的历史学，多半强调历朝历代自上而下的管治过程和上层统治者的管理能力，这本书却聚焦于地方礼仪传统的表达（也可称之为“有意义的礼仪标签”）。通过重构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作者探究了地方的势力和人群是如何利用物质和符号手段，在一个逐渐成形的政治制度中安身立命的。

在这一论述过程中，《明清社会和礼仪》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性的历史，同时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作者：科大卫
时间：2016年8月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卜力的风：从〈风之谷〉到〈起风了〉》

这大概是所有关于宫崎骏动画片幕后故事的书里最有趣的一本。如果你是《风之谷》《龙猫》等经典动画片的粉丝，就不能只知宫崎骏而不知铃木敏夫。这本书是日本著名音乐人涉谷阳一对铃木敏夫的采访实录，完整收入了历时两天、整整10小时的采访，它讲述了吉卜力30年的历史故事和八卦消息——《龙猫》和《萤火虫之墓》上映时完全没有观众去看？涉谷阳一说：“铃木敏夫邂逅了宫崎骏和高畠勋是幸福的，而我们生于因为这三人的邂逅而佳作迭出的时代，也是幸福的。”

作者：(日)铃木敏夫
时间：2016年3月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春天责备》：
夜贴着尘埃罗列着

■ 陈东东

周云蓬口述自传的标题，正足以概括他的形象：歌者夜行——无论早先为了游走而到处卖唱或为了到处卖唱而游走，还是如今为了巡演而各地旅行或为了旅行而各地巡演。夜行之“夜”，对于9岁即已失明的周云蓬实在算不得隐喻，被黑暗不懈地笼罩、纠缠，是一件差不多造就了周云蓬之为周云蓬的肉体事实。不过，夜本身，夜作为这个时代的背景，夜所带来的意象、场景、故事和寓意，对于周云蓬这样的民谣歌者，保有一颗诗人之心的歌者，则还有大于那件肉体事实的精神象征。夜行之“夜”构成周云蓬形象的独特气质；夜行之“夜”成为他感觉、认知和唱出这个世道的基调。

要是去翻看他选在《春天责备》里的诗作，夜的气息会扑面而来。他形式散漫的诗篇里充满那么多细节的琐碎，日常，质实，原汁原味，贴着尘埃，仿佛随便罗列着，或哪怕倏忽即逝也要争取在低能见度里展示一下而罗列着，但它们却奇怪地浑然，悄悄地就有了一种悖反现实向度的秩序。起作用的是那个夜——在一切之上，氛围里弥蒙的夜超现实地统领甚至统治着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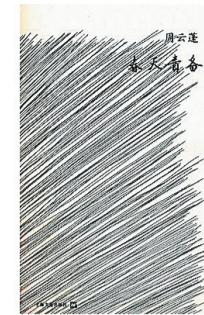
夜的气息也漫布于他的随笔篇什。意趣横生的《差一小时到天明》，讲述周云蓬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漂的夜生活。他迷失在盲目和没有灯火的双重黑暗里，靠回忆和内视找不到来路也找不到出路，只能“仍伫立在黑暗里等着”，然而“已经没有机会迷路了……”。十年以后的《一夜书一段歌一里路》和《江湖夜雨十年灯》已经很不一样。行进之夜他在火车上，在旅店里，在巡回演唱的现场，在一条似乎会确切通往某个他要去的什么地方的路上。

夜行的周云蓬却还是不太知道会走到哪里而不放心地期望，他说“但愿……有福活到白头，有福像《乐土浮生路》中那些哈瓦那的老头老太太一样，唱到生命的终点，对着死亡开心地张开我们一望无牙的嘴。”随笔的这句话像是他过去（十年前？）一句诗的反向回声：“在卫生间 / 我们和死神不期而遇。”（《瘟疫》）它们是不同而又一体的夜。在《世界的气息》一诗里周云蓬深嗅过死的气息，那也是一种夜的气息。

他的诗和随笔，用同一种语调，同一副笔墨，塑造他夜行歌者的形象。这个形象里“有一列火车从我身体中穿过”（《恐》，而“我坐在车厢连接处”（《绿皮火车》），“我以睡眠的方式远行”（《江南》）。他说：“火车……令一个孩子兴奋恐惧”（《绿皮火车》），“它英雄般隆隆地开走 / 昭示希望和死的可能”（《恋爱》）。这抒写的既是道路又是他的行进，历险中无从探知的命运和揣测、充实那命运的企图。

周云蓬的出发和行进总是在夜里，夜依然统领和统治，在黑暗大地上漫游的歌者形象于是显现出他的勇敢。只是，这勇敢首先在于勇敢地表露其胆怯、失败和等待，不，寻索获救。周云蓬的形象，除了他跟夜的对峙，更引人注目却又奇怪地常常会被忽视的，是他融入夜，而又将夜融入。跟夜的对峙和相互融入必然伴以艰巨的苦痛，而这恰是他勇敢的主题。一首题作《道》的短诗，发明着周云蓬意义上的那种勇敢：

我梦见自己是个软弱的人
像一摊烂泥
浑身都是脚印

作者：周云蓬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梦见自己像“道”一样软弱
被扭成麻花
被拧紧，嵌入枯树
在弯曲褶皱中
淡淡地微笑

我梦见，举起的手
已物化，成了门的一部分
而门依然紧闭
苍天决堤
涌入我空洞的眼睛～

周云蓬不是坐在一列穿过身体的火车车厢连接处以睡眠的方式远行时做这个梦的吗？如果要解此梦，他的则随笔里的这段话一定值得引用：“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写在〈中国孩子〉前面的话》）

在梦里，道也就是行于此道的那个人，而此道，通向那个人举起的手（这一身体符号的意味不言而喻）已成为其一部分的命运之门——周云蓬的宿命，周云蓬之热爱他命运这“独一无二的门”，正在于他跟这门也是合一。这梦之代数发明的勇敢，体现出周云蓬深刻的幽默，其核心，是他时不时冒出来的一次次自嘲。这梦之代数更让自嘲穿过周云蓬，刺向他并不真的认同的人生之道和命运之门。周

《生命册》：
蕴涵复杂的历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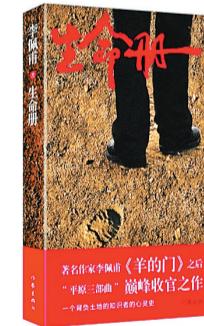
■ 段慧群

这是一个常刮西北风的村，一个有三千口人的大村子。村西有一望无际的苇荡，家家户户以编席为生。令人慨叹的是，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无梁村的每个人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平原大地的土地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情状，是李佩甫长篇小说常常出现的题材。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是一部追溯时代与生命艰难蜕变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李佩甫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无梁村养育了“我”，“我”却背负着还不清的心灵债；“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非凡的智力赢得了股市财富，然而日益膨胀的欲望和贪婪最终让他选择跳楼自杀；“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身份，却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年轻时倔强有为，却遭遇“运动”迫害，后来困于无休止的上访生涯；袖珍妈妈虫嫂为了三个孩子沦为小偷，她这辈子令人生恨又惊讶；春才是编席能手，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他忍痛自宫令人无比后怕……

个人生命有限，但美的文明还在延续。“老姑父”曾有十七枚军功章：辽沈战役的、平津战役的、中南战役的、抗美援朝的……为了爱情，他成了农民，当支书时，他瞒下四十七亩胡萝卜，救了全村人。后来在为老姑父迁坟时，这些军功章和记载着“胡萝卜事件”的墓碑不再是物件，它们代表了一个共同生活的族群更内在的精神。精神的不朽代替了肉体生命的结束，蕴涵了复杂的历史共同记忆和情感。

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繁简得当，疏密有致，尤其是民间语言写得很别致。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可以有一种感官上的美的感动。作者这样写古人造字时的洞悉人心：“二人”才为“仁”，那是要人们互相监督的；“双丝”染了色，以“心”做秤才为“慈”，这也是让人们互相比一比、称一称的意思，善意是需要宣扬和激发的；“受”字头上三把刀，人还要直直地站着……受吧；无梁村常遭遇“西伯利亚寒流”，无梁人把风称作“西伯利亚”，他们是沿着光棍汉们的思路走的，这是一种想象力的飘逸，是情绪

作者：李佩甫
出版：作家出版社

化的阴性理解，有一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浪漫主义期盼。作者把文字拆散开来做纯粹形象美的分析和联想，写出了无梁人对美的渴望和向往。

这部小说用活生生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美跟遗憾之间的关系。“我”一下子就被梅村打动：“当我拉开门的时候，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鲜活的、生动的、甜的。她背对着阳光，金灿灿地立在那里。她身上穿着一袭红色的短袖连衣裙，两只臂膀上的皮肤闪动着象牙般的光泽……”美如成熟樱桃的梅村却先后遭到诗人、商人、画家的伤害。她的美如《金刚经》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梦幻、泡影、露、电，都是视觉的、外在的，闪光间只有一刹那。作者要讲的是，再着迷的东西有一天都要放手，而当我们珍爱一个人时，一定不要忽略，没有任何美或高贵的东西比人更重要，“宽容”对人是多么重要。周